

黨訊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語錄

列寧說，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頭腦，對於複雜事物，不願作反復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今后應該改善這種狀況。

毛澤東

36

期 23-9-1971

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綫

本期 14 版

15 分

M.C.(P) 1855 B.N.

黨所面臨的危機

黨主席李紹祖同志

在中支聯席會議與幼兒教職員主講會的講詞

〔按語〕：黨主席李紹祖同志今年6月22日在第一次中支聯席會議上與8月29日在芽籠士乃支部所舉行的幼兒教導主講會議上，就目前我國（馬來亞）的國內局勢與目前我黨所面臨的黨內危機提出分析。本文乃是黨主席李紹祖同志兩次講話內容的結合，因此，文章可能會出現重復是在所難免，敬希讀者們不要見怪。

目前，我黨所面對的困難是大家極為關心的問題。李紹祖同志的分析和提出來的解決方案，是值得所有關心我黨和整個左翼事業人士的研究考慮。我們希望黨同志們認真討論這個關係我黨存亡的問題，提出批評和建議，克服當前困難，促進團結和反帝鬥爭。

親愛的同志們：

我相信幼兒教導們迫切想要知道的，就是如何解決我們黨幼兒班目前的困難。但是，幼兒班的問題，是跟我黨和整個局勢有關連的，所以，我想先談談局勢，世界的，馬來亞的，尤其是星島的局勢，然後談談我們黨目前所面對的困難、我們當前的迫切任務、幼兒班問題，和我們如何解決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危機問題。

① 世界的四大矛盾繼續存在 ①

世界的四大矛盾還是繼續存在。這四大矛盾就是：被壓迫人民同帝國主義（包括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國家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同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以及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

在第一個大矛盾里，全世界的被壓迫人民還是繼續進行各種各樣的反壓迫、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而這個鬥爭繼續尖銳化。當然，最尖銳的民族解鬥爭是集中在東南亞，尤其是越南及其周圍的國家，如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印度、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加里曼丹與菲律賓。

今天，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正在面對着各種各樣的經濟、金融、政治、軍事的危機。

最近大家都會看到美元實際上已經貶值的事件。尼遜已採取特殊的政策，企圖維護美帝國主義的利益，把整個重担推給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和世界其他國家人民的身上。英帝本身也是面對着同樣的經濟危機，它要從馬來亞進行所謂“撤軍”和要參加西歐共同市場來維護其經濟利益。

關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這表現在帝國主義國家人民的反壓迫鬥爭。這個鬥爭，今天最劇烈的就是在美國。美國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相當蓬勃；今天，受壓迫的黑人跟其他非白種人的反壓迫、反歧視、反征兵的鬥爭，正在日益尖銳化，加深美帝在越南的困境。

帝國主義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突出在最近的經濟和美元危機里。美帝跟日本之間的矛盾、美帝跟法帝之間的矛盾，正在加劇。美帝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尤其在中東問題上，也同樣的劇烈。

世界第四大矛盾是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及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但今天，許多人已經受到模糊。中國跟華盛頓之間的談判會造成什麼結果呢？全世界人民都非常關心這個問題。尼遜赴北京意味着什麼呢？

北京跟莫斯科之間的矛盾也相當深。過去北京與蘇修的思想鬥爭，現在依然繼續着嗎？還是變成

了狹隘的民族鬥爭呢？也就是說，過去的馬列主義同蘇修之間的鬥爭，有沒有可能演變成爲中國同蘇聯兩國之間的民族或社會沙文主義的鬥爭呢？我們有需要進一步研究來龍去脈，才比較容易看清楚問題。

所有這四個被提到的世界大矛盾，對我們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都有深刻的影響，尤其是第一個和第四個（即被壓迫民族跟帝國主義之間的，以及社會主義陣營跟帝國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因爲馬來亞人民中有很多是華族，一些人不可避免的會受到華人沙文主義的影響。而且我黨的一些同志看到中國今天的外交政策，已變得情緒低落，甚至完全放棄鬥爭了。

同時，我們黨一路來是依據左翼的理論原則處理問題，也一路來支持中國社會主義總路綫。如果中國跟美帝國主義妥協，那不可避免的會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打擊。

① 馬來亞人民的鬥爭繼續尖銳化 ①

馬來亞的局勢是受世界四大矛盾所影響。由於被壓迫人民越來越受苦，所以今天馬來亞人民的鬥爭也越來越尖銳化。雖然人民武裝鬥爭還是比較小規模的，然而這個武裝鬥爭已經使反動派措手不及，難以應付。敵人搞“心理戰”，又跟泰國反動派合作，進行“圍剿”、“移民”、號召“投誠”等等，妄圖阻礙人民武裝鬥爭的繼續發展。敵人擴軍備戰，單在軍備上就花了整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雖然它們還有所謂“五國聯防”協議做後盾，但人民武裝鬥爭還是日益發展壯大。

此外，在馬來亞的一個特點，就是民族壓迫（或說種族主義的壓迫）。一九六九年“五·一三”民族大屠殺，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說明反動派在馬來亞是怎樣殘酷的利用馬來沙文主義挑撥離間，搞分裂，以鎮壓反對它們的人民。被殺害的，絕大多數是華族的馬來亞人民。不過，即使是馬來族本身，也受到反動派的各種壓迫，如雪蘭莪的一些馬來群眾，就會跟反動派進行抗爭。

目前在進行政治鬥爭的勞工黨已經完全被壓制下來。人民黨也是處在分裂狀況中。

反動派的偽“馬來西亞國會”，目前進一步的受到所謂“國家原則”的壓制。連“公民權”、“語言”、“馬來人特權”等問題，都變成所謂敏感性的問題了。所以，所謂“國家原則”，基本上就是反動派壓制人民、分裂人民團結的一個主要武器，是挑撥離間，搞分而治之的另一武器。

它們今天的所謂“新經濟政策”，除了進一步方便外國壟斷之外，也是搞分治的一個工具。“新經濟政策”的所謂“重建社會結構”，一方面是要幫忙一些馬來特權階級成爲官僚資產階級；另一方面是給外國壟斷資本提供更多的廉價勞動力。

拉扎克集團，也宣傳什麼“東南亞中立化”。僞裝什麼“不靠攏”，企圖掩蓋它們在“五國聯防”協議里完全被英帝控制的事實。它們提出所謂“東南亞中立化”，主要的目的在於鞏固其反動統治；讓吉隆坡跟檳加達雙方，更進一步的孤立新加坡；同時，也好讓它們跟中國搞好關係鋪平道路。

至于中國與“馬來西亞”的來往，已經有一段時間了。自去年年尾，北京電台已經停止攻擊“馬來西亞”和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今年初，中國紅十字會又捐救濟品給“馬來西亞紅十字會”。接着香港的銀星藝術團又到吉隆坡“義演”。後來“馬來西亞”的貿易代表團又去北京。今天，北京的貿易代表團也來吉隆坡了。這些大家都看得見的。相信大家都有一個印象：中國對“馬來西亞”的態度，很明顯的是有改變了。至于怎樣的改變法——是所謂策略伸縮性呢？還是有更基本的改變？這還須等待一段時間以後，才可以肯定。

北京同吉隆坡的關係，是否符合不同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五大原則”呢？要怎樣看待“馬來西亞”及其統治者呢？那些人才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和“馬來西亞”的來往同中國支援馬來亞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鬥爭是否有矛盾？我相信每一個左翼人士都很關心這些問題。

馬來亞人民有相當部分是華族的，講華語的。他們多少會受華人沙文主義情緒所影響。這也是爲什麼我們在馬來亞這麼關心中國同“馬來西亞”最近的來往。在一方面，因爲中國同“馬來西亞”來往將會給華族馬來亞人民對拉扎克集團存有不實際幻想。另一方面，會使左翼人士以不正確觀點看問題。我不想多談中國問題，因爲這又可能引起同志們的無必要的爭論。歸根到底，中國外交政策是中國自己的問題，不是我們馬來亞人的問題。我們特別關心它，只是因爲馬來亞的特殊情況所致。

除了剛才所提到的幾點之外，馬來亞局勢的特點，還有的是反動派內部（即吉隆坡與新加坡的反動派之間）的矛盾，以及它們同帝國主義搞的“分而治之”的勾當。李光耀的傀儡軍不可以過長堤到馬來亞大陸訓練，坦克部隊要移到澳洲去訓練，因爲“剪髮事件”使李光耀不得不取消訪問吉隆坡等等都是反動派內部矛盾的反映。然而，它們也繼續合作，變本加厲地搞“分而治之”的勾當，如馬星航空公司的分家，長堤入境管制等；水的問題和李光耀要建蓄水池的勾當（其實這是不需要的，因爲我國馬來亞水源充足，根本不需要建這麼多蓄水池），也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就是要人民以爲新加坡是一個所謂“獨立的國家”，需要自己的水源。這是陰險的“分而治之”手段！所謂慶祝“國慶”，當然是企圖灌輸所謂“新加坡民族意識”給人民。青年的學生，有很多都不以爲我們的國家是馬來亞。他們所認識的，就是“馬來西亞”跟“新加坡

共和國”。反動派所搞的“分而治之”陰謀，已經相當成功。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

① 星島局勢 ①

星島是整個馬來亞的一部份，所以，總的說來，星島的局勢也是整個馬來亞局勢的一部份。然而，星島也有其特殊的情況。今天，除了大資本家之外，在星島的廣大群眾，到處在受苦，如被野蠻逮捕、受“工作准証”的限制、“僱傭法令”的壓迫、被征兵、因“城市重建”而被迫遷、用水被限制、小販和德士司機被迫害、物價高漲等等。因此，在星島，目前所看見的，所聽到的，也可以說所摸得到的，是廣大人民對李光耀集團的越來越不滿。這是今天星島局勢的第一個特點。

爲了維持政權，李光耀集團採取兩面政策，一方面加劇的鎮壓人民，尤其是我們黨，一方面加緊進行政治欺騙。今天，星島到處都是白色恐怖。最近，李光耀集團對付《南洋商報》四位要員、對付《先驅報》等都是敵人加劇鎮壓的好例子。今天，我們黨的癱瘓，相當程度上是反動派的鎮壓所造成的。工廠的工友，雖然有極大的不滿，却沒有罷工反抗，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反動派的鎮壓；工友到目前爲止，還不能完全突破一些難關。這種對政治對手和廣大人民的鎮壓，就是李光耀傀儡集團所吹噓的“政治穩定”了！現在，替李光耀鎮壓人民的傀儡軍隊和警察越來越多；以前不承認星島是個警察國的人士，今天也不得不承認星島實實在在是一個警察國了！

最近反動派在偽法庭里搞的“人身保護令”把戲，在說明了反動派的野蠻逮捕是無法無天的。在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捉人是必須按照它們自己的法律來捉的；如果不以明文規定的法律捉人，就必須在廿四小時或四十八小時內在法庭里提控，否則，必須把被捕者釋放。但是，在《南洋商報》四要員和牢里政治被扣者申請的“人身保護令”案件里，反動派總是施延不睬。但這種所謂“政治穩定”局面只是暫時性而已。最終，反動派的壓迫造成人民生活越來越困苦，只能進步促成人民起來鬥爭。以上的就是星島局勢的第二個特點。

局勢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在英帝進行所謂“撤軍”的同時，美帝向星島進行的軍事和經濟進攻就越來越瘋狂。今天，星島已成爲美帝在東南亞的一基地。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來星加坡，美帝的海陸空軍代表常常來星島參觀。在星島，它們也有自己的學校。反動派的所謂“城市重建”，也是找地皮來方便外國壟斷資本而已；美帝在這里的投資也越來越多。一些重要的地方，如飛機場、海港等，都允許由美帝控制。所謂“商業人士”，不過是穿便衣的軍人而已。如今星島在各方面，尤其是在經濟方面，也越來越依靠美帝和外國壟斷資本了。

李光耀傀儡集團總是採用政治欺騙，來掩蓋事實。它的宣傳機構大力鼓吹“繁榮”和“國家總收入”、“個人收入”、“經濟發展率”等，給人民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爲李光耀集團幫忙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其實，所謂“繁榮”，是誰的“繁榮”？問題的關鍵在這里。對有錢人、工業家來說，他們的確有“繁榮”；他們賺特別多的錢。但是對工友和廣大群眾來說，就完全不同了。

今天，李光耀是知道人民對它的不滿，所以就採取行動來加以緩和。傀儡集團說什麼“一切是爲工人利益而做的”，什麼“號召老板給工人多一點花紅”，什麼“放鬆‘僱傭法令’”，什麼“一切都是爲新加坡人民的利益”等。李光耀集團對付《南洋商報》等報業的時候，總是標榜自己爲什麼“民族主義者”。但是革命人民有足夠經驗識破李光耀的欺騙伎倆。

星島局勢的第四個特點，就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在馬來亞大搞“分而治之”的伎倆。什麼“國慶日”，什麼“新加坡人”和“馬來西亞人”，什麼“工作准証”，什麼“入境管制條例”，星馬航空公司分家，“固打制”，稅收等等，都是分裂馬來亞人民的勾當。目前馬來亞半島的反動派並計劃

在柔佛州建立一個新港口和一個新的飛機場，以避免所謂“馬來西亞人”應用在星島的港口和飛機場。新加坡方面，則如剛才所說過的，要建立更多蓄水池。這一切都是不需要的。這些都花一大筆錢，而這些錢應該用來改善人民生活。反動派要建蓄水池，也不過是適應工業家的需要，讓外國壟斷資本賺取更多超額利潤。目前，星島缺乏水，不是因爲天旱或人民用水過多，而是因爲工業用水太多。

星島局勢的第五個特點，就是競選氣氛越來越濃厚。大選應該在七三年舉行，但日期有可能提早一點。報章上，大家會看到國民陣綫、人民陣綫，和工人黨在最近活躍起來了。很多群眾正在討論大選問題。等一下我們再談這一點吧。

① 局勢特點小結 ①

總結起來，今天馬來亞局勢的特點是：

第一，人民生活越來越痛苦。

第二，反壓迫，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越來越尖銳。

第三，反動派進行兩面伎倆，一方面血腥鎮壓人民，另一方面進行政治欺騙和“分而治之”。“分而治之”有三個主要方面：甲，是灌輸馬來亞沙文主義，破壞馬來亞各族人民之間的友誼和諧和團結；乙，進一步割開馬來亞大陸和新加坡島之間的歷來的聯系；丙，吉隆坡與檳加達之間在軍事、政治、經濟上互相勾結，以進一步地孤立新加坡。

第四，目前中國跟“馬來西亞”反動政權的友好關係。

在星島方面，局勢的特點是：

第一，人民越來越不滿李光耀傀儡集團。

第二，警察國里的所謂“政治穩定”。

第三，新加坡越來越依靠美帝國主義和外國壟斷資本，而李光耀傀儡集團用政治欺騙，企圖掩蓋這個事實。

第四，反動派進行競選宣傳工作。

第五——如果我們要加進這一點的話——即是社陣的癱瘓。

㊦ 黨的困難 ㊦

我們一路來都遭遇到困難，這大部份是敵人對我黨鎮壓所造成的，敵人製造給我黨的困難，是我黨不可避免的。儘管敵人鎮壓，我黨在一九七〇年中還是相當活躍，還是可以進行各種各樣的群眾鬥爭和工作。但是，自從那時開始，我黨就很快的靜下來，而從今年開始，在售報、文教和一般活動方面，更大大的減少了。

今天的一九七一年中，同一年前（即一九七〇年中）的情形相比，已截然不同了。活動成員少，同志們一般上士氣低沉。黨目前的活動，也僅存幼兒班和售黨報而已。

最近獄中同志進行一百四十多天的絕食鬥爭，每位同志都想給他們盡可能的支援。但是我們黨措手不及，癱瘓無能。除了發表聲明招待記者和掛布條之外，我們黨不能夠做別的工作了。遊行示威完全辦不來，反而由光榮家屬進行這類的鬥爭。

無可否認，我們黨今天的力量、威望、影響力等與過去比較已截然不同。有一些在去年遊行示威被捕後出牢的同志也說：「今天的情況，跟去年完全不同了」，這便足以說明我們黨今天所面對的總危機了。

㊦ 關於我黨今天的具體情況 ㊦

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我黨——社陣今天正面對着來自思想上、組織上、財政上及各種各樣的重重困難。在思想上，我們不能團結一致；在組織上，黨是在分裂，無政府狀態、癱瘓無能。有些支部似乎沒有活動，有些支部則人手不夠。如巴爺禮峇支部，過去有八十多人，現在，只剩下寥寥無幾。經禧——利峇峇里支部，一路來都堅持他們的獨立自主的態度而反對我們，然而，它在五月一日，宣布關閉。還有其他支部，也幾乎是沒有活動了。有一些支部，可說是半關閉了，有些支部的活動，一個星期只剩兩、三次，或者是每次幾個人到了一下就走了。一九七〇年，我們還是進行各種各樣的群眾鬥爭，如遊行，貼標語，發傳單等種種的工作。

去年遊行是相當多，然而，當政治被扣者在牢中進行絕食鬥爭而非常需要我們以鬥爭去支援時，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召開記者招待會，發聲明，掛布條等而已，其他都做不來。今天我們黨同志的士氣低沉，除了一些行政工作外，支部都沒有什麼真正具體、實際的工作，他們不過是暫時維持下去罷了。

除了辦幼兒班和售報工作之外，黨的其他活動幾乎都停止了。今天中央和支部脫離聯系，中支的聯系，只通過總部的信箱發通知。支部與群眾的聯系，除了幼兒家長聯系之外，也幾乎沒有其他的聯系了。結果，造成我黨在群眾中某些程度的孤立。雖然黨報有相當多的讀者，然而，按照很多同志的反映，雖然有很多群眾心里同情我們，可說是支持我們，但在很多方面，他們還不能接受我們的群眾鬥爭的政策。同時還有些人說我們不甚照顧他們的利益。

今天我們有組織上、思想上、財政上的困難，和在群眾中被孤立與受到敵人鎮壓的困難。要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就得靠同志們如何看待今天的局勢如何認真的去執行我們黨的正確角色和任務了。

㊦ 黨削弱的各種因素 ㊦

怎會造成今天沒有活動？為何我黨會變成一個“半生半死”的政黨？其原因很多。

第一：過去，我們黨的活動成員與接班人來自學校、工會或其他左翼團體。但自從反動派對學校加緊控制和鎮壓後，黨的年青接班人就變成越來越少了。如果這些接班人繼續減少，而那些為了各種原因脫離黨的人數越來越多的話，那麼我們黨就會很快變成空殼了。故造成我黨今天癱瘓的重大因素之一就是我黨接班人的缺乏。

第二：自從1967年和68年以來，我們黨內的宗派主義思想相當濃厚。過去的一些學生團體或其他團體成員參與黨支部活動的時候，他們都是一整批來和去的。他們的來和去是他們自己決定的。很多是聽他們自己的領導的決定而參與或離開支部工作。有時他們的領導和黨意見不同時，他們甚至會無緣無故，整批整批的離開支部，造成一些支部（尤其是東、北區的支部）一時人手奇缺。雖然這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却是個足以引為注意的因素。

第三：一些年紀較大、較老的黨員，因為家庭工作、愛情等的原因而離開支部，剩下的都是年輕的幹部。所以，如果年輕的不能參與黨的活動，而老的又一一離開，當然人數就會減少了。

第四：有些支部的派性相當濃，如大芭窰，實籠崗花園，盒巴實籠崗支部等。因為他們對一些問題持有不同的意見（可能是黨的政策問題，也可能是他們自己的私人問題），變成他們之間互不理睬

，因而進一步造成一部份人的離開。加上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分裂主義等，一個很強的支部也會變成一個很弱的支部了。大芭嚶支部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

第五：在南區里，碰到的問題是被迫遷。因此，南區支部失去了他們的黨所和辦事處，如：四排坡，合洛，列打，他們今天都沒有支部，要和其他支部合併，也難找到黨所。在這種情況下，支部同志的情緒，多少會受影響。

第六：主要的因素之一便是思想的不一致所造成的。自從「華中簽名」事件之後，就有幾個支部的人，因為鬧意見而離開支部，雖然部份離開的人，是找借口而已。到重歸統一的問題，有一些人反對統一，但卻沒有離開支部。不過，讓我們弄清楚，一小部份人可能真的因為反對重歸統一而離開支部也不一定，但加上他們的極端左傾思想跟分裂主義，這就造成一些宗派主義和一批一批小集團離開支部。這些人離開支部並發表了各種高論，例如：「掩蔽精幹」，「否定公開組織，深入工農」等。但大家知道，絕大部份離開黨的人士，不是真正搞革命的。

第七：就是敵人對我黨的鎮壓。敵人的鎮壓，白色恐怖，對我們總部和支部的破壞，造成我黨人手奇缺的最主要因素。

第八：我們的政策，受到群眾的支持嗎？我們有犯錯誤嗎？

第九：中國的影響，這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當然各支部有各不同的情況和因素，而某一因素在某個支部比較主要和大，在另一個支部可能會變成較小和次要。然而，總的來說，比較主要的因素是什麼呢？

按照我們的看法，除了沒有新幹部來源之外，別的主要因素有兩個，就是敵人對黨的鎮壓和黨內思想的極端左傾。

◎ 人手奇缺不是反對重歸統一所造成的 ◎

我們的副主席去年親自發表了一篇聲明，說什麼社陣的人手奇缺是因為黨同志反對重歸統一而離開造成的，這不符事實。在我們黨內，思想分歧一向來都存在。自從1963年大選之前，就開始發生思想鬥爭。我們黨已經和汎星工會的一些同志有思想的不一致，有一些人要我們「保存力量」去把精神放在競選，有一些人認為應該把重點放於群眾鬥爭；1964年至1965年，是「國民服役」的思想鬥爭；1965年至1966年，有所謂「退出大馬」口號的大爭論；在1965年，還有所謂「12支部」的事件，後來又有反對抵制「國會」、不同意進行群眾鬥爭的不團結；1967年因為所謂「華中簽名事件」又鬧一場，過後還有關於T.T 拉惹搞分裂和徐振弓的事件；1969年，就是重歸統一的問題，五個支部聯名發表告黨員書；

1970年，黨的副主席親自發表了一篇反對重歸統一的聲明；1971年，因為黨對中國和加拿大建交有所評論，一些人又不同意；後來黨報登載一篇群眾的文章，批評銀星藝術團到馬來亞義演，一些人甚至抵制售賣黨報了。今天，如果我黨批評中國和偽「馬來西亞」來往的話，我相信再有一些人會鬧問題了！

由此可見，我黨一路來都有思想不一致。但是，總的說來，儘管我們黨有思想不一致，然而，很少人真正的因為這個思想不一致而離開黨。其實反對黨中央的人總是集中在他們的支部，搞宗派和山頭主義。他們就是黨內的小集團。如經禧支部一路來都反對黨中央的，但他們並沒有因為反對黨中央而離開。在5月1日，他們沒有事先告訴黨中央，就突然自己解散支部。另一個例子是巴爺禮峇支部，他們激烈的反對重歸統一，可是他們卻沒有離開支部，反而一路來都集中在支部，進行小集團山頭主義的活動。但自從今年初，支部的人就大大的減少了。還有其他支部，無需贅述。

這一切說明，造成黨內人手不足的主要因素，不是什麼思想不一致，離開黨的不是因為反對統一而離開。他們在支部做自己認為是對的工作，一路來都是這樣，他們並沒有離開。所以如果說反對重歸統一是造成黨今天的局面的話，這是不符合事實，雖然我們不否認這是因素之一。且看看一些別的工會、政黨或團體。他們在內部，可說思想團結了吧，但他們今天的活動又怎樣呢？他們不是比社陣更癱瘓嗎？可見造成我們黨（和整個左翼公開組織）的癱瘓主要因素，是別的因素。那個因素是什麼呢？

◎ 敵人加緊野蠻鎮壓 ◎

從1963年以來李光耀集團就對我黨、工會、校友會、鄉村團體、學生團體、南大、義安學院等進行野蠻鎮壓，周期性的逮捕。我黨抵制「國會」後，敵人就更法西斯的對付我們。我們多次遊行示威，都是有人被捉。1966年，黨幹部損失相當多；1967年「六·一三」事件以及幾個工會被解散，幾百幹部被判坐牢九個月至一年；1968年，又一些工會被解散；1970年初，一些文化團體也被解散，「5·1」勞動節一些人被對付，6月18日和8月3日又是相當多同志被逮捕，單在遊行示威被捉的就有十多二十個。

反動派在1970年內，到處威脅恐嚇，白色恐怖非常濃，黨的幹部損失非常龐大。單單1970年，黨總部就失去了十多個幹部和工作人員。同樣的，黨中委也是受到敵人的破壞。前屆的中委，因為敵人鎮壓，從十一名減至六、七名。1969年選出來的十位中委，現在只有五個，少了一半！所以敵人製造給黨總部的困難，實在是很多的。

因為敵人鎮壓，我黨很多支部都受到很大的打

击。如小坡支部，幾乎所有的執委不是被捉，就是被追捕，而其他同志則受到各種白色恐怖的威脅；同樣的，丹絨巴葛支部，現在幾乎沒有幾個同志在支部活動了；紅山支部也受到影響，但還可以維持下去；安順支部也是一樣；阿裕尼支部，過去是很蓬勃的，但現在也沒有什麼活動了；芽籠士乃支部，過去也是很蓬勃，現在雖然還有人手，但也跟過去不同了；經禧支部，因為人手不夠，所以他們決定自動解散；巴爺禮峇支部，過去有80多個幹部，現在也很少了，過去他們售800份黨報，現在只剩下一百分罷了！小坡支部，因為人手不夠，售報的數目也大大減少，1970年初，售報數目還是一千四、五百份。到1970年中，減少到千三。今年年初再減少到千一。今天還是維持千一。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敵人對黨的鎮壓和白色恐怖是大大地影響我們黨的活動，是造成我黨的削弱和癱瘓狀態的一個主要因素。而我們也可以從受影響的支部看出，從賣報或其他活動看出，黨的癱瘓是從去年6月追捕開始的，一步一步的嚴重化，到去年懇會之後，就越來越更加嚴重。

① 敵人的顛覆破壞 ①

不過，說明敵人鎮壓的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敵人對我黨的顛覆和破壞。它們用極端“左”傾思想來挑撥離間和分裂我們的隊伍。敵人代理人滲透我們隊伍，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黨是個公開的群眾組織，因為我們是所謂“合法”的組織，而經常是事情發生後，我們才發覺這些敵人的顛覆和破壞。敵人代理人梁麗英是個好例子。她在總部跟我們一起工作，當時我們還以為她是個好同志。後來她所謂“逮捕”兩三天後就突然說什麼“黨中央同志叫她去‘燒車’”。我們知道她實在沒有“燒車”，而她自己也承認沒有“燒車”。然而她撒謊說她同某某一齊去“燒車”！但是間接的我們也知道某某實在是沒有參加什麼“燒車”的行動！可見梁麗英在電視所講的話通通都是捏造的。事後我們也發覺梁麗英的行為，在一段時間里，是有點不妙的，在很多方面是值得懷疑的。所以，從各方面的事實結合起來，我們肯定她是個被敵人收買過去，用來破壞我們黨的敵人代理人。總之，敵人的破壞是很難避免的。

除了敵人代理人顛覆破壞之外，還有的就是分裂主義者的破壞。分裂主義者在表面上是“左翼”人士，但他們所做的是搞分裂。他們在我們背後講壞話、污蔑、誹謗、歪曲、製造懷疑和不信任。舉一些例子：分裂主義者在外邊說什麼“總部有很多特務”，什麼“今天在某某面前講了一些話，李光耀馬上就知道了”，什麼“黨內的不團結，因為李紹祖獨裁”，什麼“總部不關心政治犯”，什麼“林清祥的出賣是捏造的”，什麼“為什麼李紹祖沒有被捉呢？”，什麼“不要聽社陣的話，只要聽革

命之聲的話”。講這些話的人，是有意無意破壞和搞分裂的。

我們很難避免敵人的滲透。如過去的高祺生，蔣清譚之類，在“國民服役”問題上，他們搗亂造成整個黨的分裂。這一切說明，敵人是常常在滲透我們的隊伍，進行破壞、搞分裂，而我們必要注意這些事情，對敵人應當提高警惕。這是因為我們黨是一個所謂“合法”的公開組織，而敵人很容易滲透。

① 黨內濃厚的“左”傾思想 ①

造成今天我黨癱瘓的另一主要因素是我們的同志的革命性和極端“左”傾的思想、口號和言論。

“左”傾實在是右傾，因為“左”的行動只能帶來右的結果，所以說「形左實右」。這些“左”的人士沒有按照具體的問題，作具體的分析，他們很不實際的亂說什麼“理論”，大談革命，雖然他們明知其高論是辦不來，行不通。他們都是口頭革命派。這些極端“左”傾人士只能製造黨內混亂，給同志失去信心。一些以往大談「鄉村包圍城市」，藍引毛主席語錄的人士，他們今天所做的，不是革命工作，而是照顧自己個人的生意和事業！因此“左”傾思想對我們是極有害的。這些患上小資產階級“左”傾幼稚病的人，不實際的要求所謂「一步革命」，最終只能造成幹部失去信心，放棄鬥爭隊伍。故頭革命派者實在是破壞我們黨的團結和反帝鬥爭的。

中國文化大革命大大影響我們黨同志的思想。文化大革命，有各種各樣的思想傳播出來，造成我黨很多同志犯上極端“左”傾的錯誤。一些言論，在中國具體情況下，可能是很正確。但搬到星島和社陣里，就完全不同了。我們一部份同志，却機械化的把一些言論、語錄不結合我們在星島的具體情況，亂搬亂用，結果有一些同志一個時期大談什麼“推倒當權派”，什麼“推倒中央”！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例子。我相信大家腦海里都會清楚：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言論對我黨的影響是不好的。這是因為我黨很多同志不足夠經驗，沒有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

反過來說，一些同志因為不同意中國目前的外交政策，很快的感到心灰意冷。他們失去信心，連一點情緒都沒有。他們甚至以為中國與尼克松搞好關係的話，那麼，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也將完蛋！

① 幼兒班問題 ①

而對這麼多困難，那麼，我們怎樣解決呢？讓我先談談幼兒班問題吧！我黨幼兒班面對着很多困難，幼兒教導不夠，迫遷，沒有黨所，同志們面對着敵人的威脅、恐嚇。現在加上敵人強迫我黨的幼

兒教導要什麼“接受訓練”，強迫幼兒班要什麼“申請註冊”等。這是人所共知的，我不需要詳細談。

面對着這些困難，怎麼辦？停止一九七二年的幼兒班活動嗎？如果這樣做，馬上會給我們整個黨的工作帶來不良影響；會使工作人員的士氣受到很大的打擊；又會使人們產生錯誤的印象，以為我黨沒有任何鬥志，很快就投降給反動派的樣子。此外，停辦幼兒班將會影響黨支部的經濟來源，影響黨跟群眾，尤其是幼兒家長的聯繫。停辦幼兒班只是對李光耀傀儡集團有利，使李光耀鎮壓我黨幼兒班的陰謀得逞。

反之，假使我們繼續辦幼兒班，除了避免上述的不利點之外，還會給同志們打氣，提高他們的士氣，暫時維持支部的正常活動，對支部的經濟困難也有所幫助，並方便我們黨與群眾保持聯繫。可別忘記黨的幼兒班是具有政治性的。幼兒班幫助一些比較窮的家長方便他們把幼兒放在黨支部，安心去求生活，並使他們的兒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我們繼續辦幼兒班，還會使李光耀傀儡集團對社陣的精神戰，受到很大的打擊。

然而，要把幼兒班繼續辦下去，又會遇到很多不利我黨的可能性。這就是敵人的鎮壓；敵人可以根據所謂法律對付教師和黨支部的主要負責人。敵人也可以威脅幼兒家長、地主和屋主。我們必須慎重的考慮，找出解決困難的方案。

幼兒小組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應付困難的可能步驟，我不需要在這里談這一方面的問題。大家應該繼續討論，以便找出最好的方法來應付目前的局面。

一些幼兒教導，因為津貼太少，無法維持生活，他們有的每月只拿三、四十元的津貼，他們作了很大的自我犧牲，花費了很多寶貴時間來協助我們黨進行政治工作，幫助勞苦大眾，教育幼兒。我們不應該有幼兒教導不能維持生活的情况，黨有幫助他們維持生活的責任。如果可以的話，黨應該劃一津貼，使幼兒教導可以維持起碼的生活費。劃一津貼是多少，目前還不知道，不過最少也應該是三、四十元的兩倍或以上。當然，這也得視各支部的經濟來源，以及黨總部的經濟而定。總之，黨中央必須盡量的協助，至于詳細的情形，小組應該討論，提出建議給黨中央。

關於一些支部和辦事處沒有場所進行幼兒班工作的問題，這是不易解決的。還有其他方面的困難，我希望同志們會繼續討論提出具體的建議。

中支聯席會議上，黨中央做出了以下的決定：無論如何，我們黨支部應該繼續辦幼兒班。作這個初步決定的同時，幼小負責同志應該繼續討論有關問題，研究各方面的可能性，協助黨到時作最後的決定。

現在敵人尚未進一步破壞黨的幼兒班，但我們

不能對敵人存有任何幻想。因為敵人沒有利用“社團法令”封閉社陣，所以一些同志就錯誤以為，如果我黨同樣藐視敵人的新幼兒班“法律”，敵人同樣的為避免被暴露不民主，將不會對付我們的幼兒班。我認為這是對我們有害的幼稚幻想。應該知道，敵人提出幼兒班新“法律”，目的就是為了要對付我們的幼兒班，並且根據目前的趨勢看來，敵人是一定要對付我們的幼兒班，如果開始不對付，也是因為別的因素。李光耀讓我們黨——社陣存在，不是因為它們所謂害怕被暴露（我們在很多方面已足夠暴露李光耀）而是因為它還是要標榜所謂西方的“民主”。同時，敵人也知道，我們黨目前正面對着種種困難，非常難以克服的困難，而如果黨不克服這些困難的話，社陣就必然完蛋，必然慢慢瓦解！

有些同志說：我們不怕敵人的對付，準備犧牲，進一步暴露敵人的野蠻法西斯本質。作為負責任的中央同志，我們有必要關心、照顧全黨同志。我們必須考慮幼兒教導有沒有必要作這種犧牲。現在黨還有一段時間，應該利用這時間，繼續討論，找出更好解決困難的方案。現在不須要作最後的決定。

鑒於這樣的情况，我們要怎樣解決呢？

歸根到底，幼兒班的問題，是我們整個黨的問題，幼兒班教導不够，是我們黨有沒有接班人的問題。這是同我們黨的政策，我們黨的團結密切相關的。所以，我們現在不妨談談黨的問題，黨面對着危機的問題。

㊦ 社陣的角色 ㊦

黨今天癱瘓的事實是不能掩蓋的思想分歧，組織的鬆懈，財政的困難，我們的人手缺乏，士氣低沉，我們黨在群眾中已相當程度上被孤立，而這些困難，這些對我黨不利的情况正在日益惡化，越來越難以克服解決。

在這種惡劣情況下，很明顯的我們亟需加強團結，加強組織，物色新血來代替已經離開隊伍的人。但談解決問題是容易，做又是另一回事。問題的關鍵在於怎樣解決？我們談了兩年，思想還不一致，黨還是不團結，而且在談論的過程中，我們的組織且日漸鬆懈。

我們今天所進行的工作，是政治的工作——我強調，政治的工作。現在我們並沒有進行武裝的鬥爭，而在目前星島的具體情況下，我們也不能這樣做。因此，我們必須根據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任務沿着正確政治路線和正確政策進行我們的工作。

或許有人會問：我們黨的角色是什麼？我們的任務是什麼？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必須是具體的，現實的，必須符合與適應今天具體局勢的需要。

我黨的角色是具有歷史階段性的，我黨是個反帝的群眾組織，也即是一個所謂“合法”的組織。

總的說來，我們黨的角色就是暴露敵人、教育群眾。具體來說：“暴露”就是暴露敵人的法西斯本質（其反動性，殘暴性，壓迫性，狡猾性，欺騙性）。暴露反動派所要的所謂“議會民主”、“城市重建”、“污濁運動”、“國民服役”、“工業化”等的欺騙伎倆。因為這一切措施都是為着外國壟斷資本和本地一小撮人的利益，而不是為着廣大人民的利益，它完全是為着欺騙和壓迫人民的。

但是“教育”呢？這就不是那麼簡單了。這要依靠具體情況來決定。在今天馬來亞的具體情況下，教育群眾就意味着教育群眾團結起來進行反帝鬥爭的必要性；教育群眾只有堅持反帝鬥爭才可以捍衛他們的基本利益，而只有大家不怕敵人的鎮壓，團結起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反動派，爭取公平、民主、平等基本人權和民族解放的鬥爭，才可以真正解決人民的困苦。

更具體來說，在今天的局勢，我們就要按照目前具體的情況去工作。既然我們黨是個所謂“合法”的，反帝的群眾組織，我們所做的工作顯然不是武裝鬥爭，我們進行的鬥爭是着重於政治鬥爭，這就是我們黨——社陣所扮演的角色和任務。我們不能空喊口號，不顧具體情況，不顧社陣所扮演的角色，亂叫“鄉村包圍城市”，機械化的從書本抄理論，不對具體的情況作具體分析。這樣做，怎會促進反帝鬥爭？有什麼用？亂喊口號只能誤導群眾，破壞鬥爭。

我們強調敵人在搞分而治之，把我們的祖國馬來亞分割成兩段，並且搞種族主義和加緊政治欺騙。就是因為要暴露敵人，教育群眾，着重我們的政治鬥爭工作。所以，基於馬來亞具體情況的需要，我們才建議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可悲的是，我們所提出的馬來亞重歸統一的具體政策，受到一些同的反對。請問：基於我黨的角色，我們的任務，還有別的呢？

① 怎麼辦？ ①

那麼我們有什麼解決困難的方案呢？怎樣克服敵人的鎮壓、我們黨內思想的不一致和沒有接班人所造成的困難呢？妥善的辦法是什麼呢？黨中央經過多次討論，但只能想出三條路，或者說，三個可能性。第一，維持現狀；第二，解散黨；第三，剷除在我們黨內的“左傾”思想，吸收接班人進黨，推行符合我們黨作為一個反帝群眾組織的角色和任務的、適應當前局勢需要的、現實的政策。

讓我們分析第一個可能性。

（一）維持現狀：這意味着黨總部暫時維持一星期出一期黨報，支部維持幼兒班的工作。如果大家站穩崗位，堅持這些工作，我相信維持現狀是可以辦下去的；但是，如果同志們沒有信心，不能鼓起士氣到支部不知要做什麼工作，那麼，一些同志遲早

會離開隊伍。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黨也是會慢慢的瓦解。所以維持現狀等於慢慢瓦解，除非找到新血，大家團結一致執行黨的工作。當然，其他因素也有其影響，如敵人的挑撥離間、威脅恐嚇、自由主義、愛情、職業、家庭、個人問題等等，統統都會一天一天的削弱我黨的隊伍。因此，這個建議行不通，不是真正的辦法。同時，這個建議，實際上也是一個消極的建議，就象是一個等死的建議。如果一些人繼續不實際的空談什麼“號召人民武裝鬥爭”、“鄉村包圍城市”的話，明明知道在我黨——社陣的具體情況下，他們是不能夠這樣做，即使要也做不來，因為條件不允許他們進行這樣的工作，更不必說這些人自己也無意真正做這類的工作，他們只能進一步的暴露自己實在是空洞無物的口頭革命派。他們模糊誤導干部同志，使干部最終失去信心，脫離隊伍，放棄鬥爭。可見，實際的空喊“左”口號所帶來的只是極右的結果。空喊口號的人實是形左實右。總之，維持現狀這一個建議，只能幫助李光耀集團慢慢瓦解我黨的陰謀，反而對我們黨和整個左翼不利。我們沒有條件繼續維持現狀的，它不是一個現實的，積極的建議。它只是慢慢死的路，不是一個真正可行的建議。

（二）解散黨：如果說，要選擇慢慢死或者快死，老實說，我是選擇快死。所以如果硬說要維持現狀的話，我寧願建議我們自己乾脆解散社陣。這樣做還是可以說我們自己認識到在目前具體的情況下（即野蠻逮捕和白色恐怖情況下），進行黨歷來所進行的反帝鬥爭是不可能的。同時這也允許我們一個機會，在解散黨的時候，向人民做一個最後交代，講一些有教育性的話。反過來說如果黨是慢慢瓦解，我們就沒有同樣的機會，那時人民也不要聽我們的話了。如果解散黨，我們還可以避免李光耀利用我們黨逐步逐步的瓦解之情況，來作它們的反動宣傳，進一步欺騙人民。解散黨也會幫助群眾打消他們一路來對社陣存有不實際的幻想，以為社陣在今天的反動鎮壓情況下可以奪取政權，解決他們的困苦。當然，如果我們自己解散社陣，我們就失去一個組織，不能繼續做應該是可以做的一些工作，和失去一個可以在群眾中作教育宣傳的組織。

否定公開組織嗎？

在這裡讓我談談一些人所提出來的怪論。第一就是「否定公開左翼」。支部同志們也要求我們談這個問題。總的說來，「否定公開左翼」是一部份軟弱份子準備離開組織提出來的藉口。這些人，大談武裝，空洞的大談“理論”，什麼要鄉村包圍城市，什麼搞秘密組織。大家知道，這些人只談而已，實際行動是沒有的。不但這樣，在理論上，「否定公開左翼」也是不能成立的。

毛主席教導我們，應該從各條戰線上去進行反帝鬥爭工作的，在戰場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

上，教育上，青年婦女範圍內等，同時應該進行公開的，秘密的，合法的，非法的各種形式的鬥爭很明顯的，「否定公開左翼」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導的。「否定公開左翼」是否意味着公開組織沒有用呢？如果有人要我們黨社陣進行武裝鬥爭或者號召武裝鬥爭的話，當然，社陣的公開組織的確是沒有用的，這類工作不是象社陣這樣的公開組織所能作的。但如果有人說我們黨——社陣在其他方面也是沒有用的話，那就完全不符合事實和道理了！

應該知道，「否定公開左翼」也是左傾的反映，大喊這口號的人實是形左實右。在主觀上他們以為是對，但在客觀上他們會造成瓦解我們黨的結果。我們也不要忘記，提出「否定公開左翼」這口號的人士，雖然很多是受誤導的，然而也有可能是安插在我們隊伍的敵人提出來的。這是敵人搞挑撥離間和破壞我們組織，方便瓦解社陣陰謀的一部份。因此大家應該提高警惕。

社陣已完成其角色任務嗎？

一些人說，社陣已經完成其扮演的角色和鬥爭任務了，所以不需要繼續存在，可以放棄它。這些話是跟「否定公開左翼」類似的極端“左”傾。講這些話的人有什麼根據呢？我們黨真正的已經完成了我們的任務嗎？我們已經充分的暴露了敵人嗎？我們已經真正的教育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了嗎？已使群眾明白大家要團結起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反動派，捍衛自己的基本利益，爭取大家共同的基本利益，爭取民族解放鬥爭的需要性嗎？答案肯定是：沒有。既然沒有，我們又怎會完成我們的任務？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不但要理解世界，更重要的就是要改造世界。我們要問：我們已改造今天馬來亞（包括星島）的殖民地社會嗎？我們已經勝利爭取或使人民認識到一定要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嗎？答案肯定是：沒有。

的確，很多人對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非常不滿，這是個客觀事實。但是請問：這種不滿是不是我黨造成的呢？答案又是個“不”字！我們經常暴露拉扎克和李光耀對人民的欺騙和殘暴壓迫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民對拉扎克、李光耀走狗集團的不滿。但是真正（最少也絕大部份）造成人民對傀儡集團極大不滿的實實在在是拉扎克和李光耀自己！它們實行親帝和反人民的政策，對人民進行剝削和鎮壓，其所做所為，激起人民的反抗和鬥爭，打倒反動政權。也就是說，拉扎克李光耀壓迫人民不過是自掘坟墓而已。

這一切說明，我們黨是沒有完成其角色和任務。如果我們要完成任務的話，我們需要做什麼？我們應該在黨的角色範圍內領導各階層的人士，團結他們，基於不同的具體形勢的需要，進行各種各樣的反帝鬥爭，逐步的把對我們非常不利而對敵人有利的情况改變成對我們極有利，而對敵人極不利的

情况，一天一天的孤立敵人，從而促進馬來亞的解放。這也就是我們黨所應該做的。如果我們能得到大部份人民支持我們黨的政策，同我們一齊堅決進行反帝鬥爭，那時還可以說我們已經完成我們的任務也不一定。到那時，相信敵人也不會再允許社陣繼續存在的。

所以如果同志們可以克服他們的“左”傾思想的話，記着我們黨是個所謂“合法”的群眾組織，在一個城市里進行活動，在一個小島嶼上活動（這個島嶼是與馬來亞半島隔開來的），不是進行武裝鬥爭，是在進行重于政治性的活動和工作，那就認識和理解社陣的真正角色和任務，也會明白我們社陣有很多工作和任務還沒有做，或有做但還未見成功。可見，在一定的條件下，社陣存在是有意義，有其作用的。

① 推行配合社陣角色任務的現實政策，② 剷除“左”傾思想。

如果我們要保持社陣的話，我們就一定要按照我們黨作為一個反帝群眾組織的角色和任務，採取正確的現實的政策，團結起來，以具體有效的步驟進行反帝鬥爭，爭取馬來亞（包括星島）的解放。這意味着，我們要剷除黨內的幼稚病革命性、“左”傾思想、宗派主義和分裂主義。

有人不顧環境情况大談“鄉村包圍城市”，並要我們黨——社陣，號召人民起來進行武裝鬥爭。我黨的幾個支部，在星島的某政黨某工會，不是高喊“武裝鬥爭，鄉村包圍城市”嗎？可是這些口頭革命派自己又做些什麼呢？它們是真心為左翼工作，為人民服務嗎？我們無需再暴露那些口頭革命派。不過要明白，我們黨今天的處境和具體情况，要負責任，不能隨便機械化的談“理論”欺騙誤導人民。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要打倒敵人必定要武裝鬥爭的。誰也不會否認這一點。但是除了武裝鬥爭，還須要進行其他各種各樣的鬥爭。社陣不是共產黨，我們有我們的角色任務。所以我們有必要基於我們的特殊情况去進行鬥爭。每一個組織都有它扮演的角色。如果有人以為社陣這個群眾組織，在今天的具體情況下，可以進行武裝鬥爭的話，他不是個瘋子就是有意撒謊，誤導人民！這種人總是要把自己打扮成共產黨人似的，但他們的行動却非常的右！過去經禧支部，巴爺禮峇支部都是大談武裝鬥爭，但是只口談而已！有某些人會自吹牛皮，把自己打扮成“革命家”，並告訴黨同志，不要聽社陣中央的話，在黨外大搞分裂。但他自己所做的却完全是合法主義，合法的工作，製造幻想。我們不否認，有時合法的工作也是須要的。但是這些一方面大喊武裝，另一方面却大搞合法主義者，這實在是值得懷疑。

高喊口號的口頭革命派，總是找藉口離開左翼

隊伍的。什麼「否定公開組織」啦，什麼「社陣已經完成任務」啦，什麼「掩蔽精幹」啦等等。關於掩蔽精幹，這要看是誰說的，也要看具體情況，如果誠意的好幹部要執行掩蔽精幹，我們全力支持他們。但是很多大談口號者都是托派和左傾的人士，他們利用口號為借口來掩蓋自己實在是害怕敵人的軟骨者！再者，這種人其實是企圖用什麼「掩蔽精幹」來顛覆、瓦解我們的黨而已。如果每一個人都執行掩蔽精幹，而每個人都把自己看成須要掩蔽的「精幹」的話，我們就不須要一個公開群眾組織了。

今天在整個黨，左傾思想是非常濃。我們今天的左傾思想是從1965年左右開始的。黨抵制「新加坡國會」之後，左傾思想就越來越濃了。1966年我黨推行反右鬥爭和大力開展議會外群眾鬥爭。中國文化大革命，對社陣起着好的和不好的影響。不好影響造成我們黨內的派系、宗派、無政府狀態等味道非常濃。很多同志機械化的搬用當時在中國流行的言論，不顧在馬來亞，尤其星島具體情況的不同。有些同志的言論極端左、非常紅。他們把自己看成是共產黨員的樣子，也把我們黨——社陣看成是共產黨的樣子！

有很多的例子，如黨中央一度把社陣說成是什麼「非武裝鬥爭領導」！故我相信全黨每一個人都犯上各種各樣的「左」傾錯誤。在1967年1968年當我們討論盧大通坐牢十二年後被迫出國為釋放條件時，黨中央認為「出國」或所謂「六個條件」，在我黨具體情況下，不是出賣而是多年被監禁在牢里同志可以「接受」的妥協一些「左」的同志却說這是什麼「投降主義」！他們說只有「坐穿牢底」才是正確的。他們忘記我們不是共產黨員，我黨——社陣不是共產黨。我們這個公開群眾組織今天沒有可能要求每一個黨員都有同樣高度革命準繩。在我黨，如果要求每個人都「坐穿牢底」那麼，相信今後被捕後上電視發表聲明出賣者將會更多。黨中央所提出來可行的路是要防止或減少這樣的出賣，使被拘留者精神思想上有一條不出賣的路可跑的。當然黨和在牢里的同志應該繼續要求無條件釋放。

1969年黨中央提出的馬來亞重歸統一是一正確的、是符合黨章、符合綱領、符合黨歷來的基本政策和符合大方向的。可是這又遭到一些「左」傾的同志反對。1970年副主席甚至發表聲明，公開反對馬來亞重歸統一。他高喊口號，大談「武裝鬥爭，鄉村包圍城市」，以表示他的革命性，在我黨內進一步製造混亂和不團結。在我們隊伍里有些言論極「左」的人士，當受到敵人的一點點威脅、恐嚇時，他們就馬上放棄工作崗位，在什麼「否定公開組織」，什麼「掩蔽精幹」等藉口下溜之大吉。這證明他們實是右傾，害怕敵人！所以「左」傾的人實在就是右傾，是修正主義者！他們不顧具體

情況的不同時常濫引毛主席語錄，目的是要來掩蓋他們的右傾真面目。他們反對重歸統一，口口聲聲否定了社陣這個群眾組織的存在，大談武裝，明知在星島不能進行武裝，同時自己並不能也不準備這樣做。所以這些人實在是有意破壞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鬥爭，有陰謀瓦解我們的組織。

讓我們回顧一下，社陣在1961年成立時，一開始就反對「馬來西亞」；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星島）。不過，我們的鬥爭是重於政治鬥爭。今天我們黨的鬥爭目標依然一樣，沒有改換，即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或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可是我們的鬥爭依然是重於政治鬥爭。基於社陣作為一個群眾組織的角色任務，並在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前提下，黨中央建議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以比較具體化我們的鬥爭，這與馬共的鬥爭目標沒有矛盾，毫無衝突之處。所以如果大家要維持社陣，就必要團結起來，按照我黨——社陣作為一個群眾組織的角色任務，剷除左傾思想，認真的推行現實的政策，即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某支部要求黨中央收回馬來亞重歸統一的政策，但中央是不能收回一個正確的政策。那些認為馬來亞重歸統一是錯誤的人應該提出他們以為是正確的新政策，通過適當的手續，推倒「馬來亞重歸統一」，通過他們的新政策。黨中央沒有權力，也不可能收回黨代表大會通過的政策。

群眾鬥爭問題

今天在黨內我們也碰到很多困難。雖然我黨主張群眾鬥爭，然而今天我們已經不能夠進行群眾鬥爭了。這可能是同志們的情緒低落和敵人鎮壓所造成的。因此我不妨在這里簡單的談談我們群眾鬥爭得失的問題。這就是在1965年，我們開始抵制「新加坡國會」，廣泛的推行群眾鬥爭，至今，其成績是什麼呢？有什麼得失呢？

肯定的，我們強調群眾鬥爭，帶來了不少成就。例如：

一、暴露反動派要的所謂「議會民主」和所謂「一人一票」的選舉制的虛假性，並教育群眾在一黨專政，一黨「國會」里，認識所謂「議會民主」實在是資產階級的獨裁統治，對廣大被壓迫人民是資產階級專政，而所謂「國會」就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二、暴露了「新加坡國會」就是李光耀傀儡集團一黨專政，通過壓迫人民的法西斯法律的樹膠印。

三、我們也暴露了反動派的法西斯和紙老虎兩面本質。它們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為着外國壟斷資本，尤其是美英帝國主義的利益而服務的。

四、我們進一步的暴露了新加坡的所謂「獨立」是假的，讓群眾了解：我們並不是什麼「新加

坡人”或“馬來西亞人”，而實在是馬來亞人；我們亟須反對敵人的分而治之，建立一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星島）的國家，爭取真正的民族解放。

五、我們大大提高了群眾的政治覺悟，減少他們對“國會選舉”和“國會”的幻想，教育他們開展群眾鬥爭，來捍衛本身的基本權益。

六、在進行群眾鬥爭的同時，我們增強了群眾，尤其是我黨幹部對集體力量和最後必定勝利的信心，鍛鍊了他們不怕敵人的強大和敢鬥的大無畏精神。

這些成就是可貴的，雖然還是不夠深入，不夠廣泛。但是，也由於進行群眾鬥爭，我們也遭受敵人的越來越殘酷的迫害和鎮壓。它們野蠻逮捕我們的同志，在法庭上控告我們的同志到處製造白色恐怖，整個星島變成了一個警察國。敵人這樣對付我們黨，一方面說明了我們群眾鬥爭是正確的，的確有打擊敵人，說明了敵人是害怕我們的群眾鬥爭，也反映了李光耀傀儡政權的法西斯紙老虎本質，大大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覺悟。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於敵人的迫害鎮壓，我們黨也遭受很大的損失，我們支部和總部的許多人，許多優秀的幹部都被逮捕，關在監牢里。有些被驅趕過長堤或是更遠的地方去。有些則被追捕，而不能進行正常的政治活動。這些鎮壓和白色恐怖多少造成黨幹部減少，造成我們的隊伍士氣低沉，造成總部和支部的活動失常，從而加深黨的困難。當然，這樣的情況是給那些很早就想離開我黨者的一個很好的機會和借口來離開隊伍了。

然而，相當多同志並沒有被敵人的白色恐怖所嚇倒。他們並沒有放棄他們的工作崗位。但是如果把今天的工作跟以前一段時期的工作比較，很明顯的，今天的工作幹勁已不如前了。一些人都是在敷衍似的工作。不必說這種情緒不振，循環式的影響別人。

自從今年開始，我們整個黨一落千丈的癱瘓起來了。我們在群眾中很大程度上被孤立。不少人受到敵人的電台、電視、報刊等等各種各樣的宣傳機構的宣傳所影響。一些群眾一時看不清事情的真相，受反動派所誤導，反而埋怨我們什麼不替他們說話，做事！有些過去支持我們的群眾則轉而支持一些其他新的投機政黨。

從這些例子中，證明我們的群眾鬥爭還不能得到群眾的支持和接受，很多群眾對“議會選舉”還存有很大的幻想。我們不能否認，敵人宣傳的影響力比我黨有效得多。我們的真理，很多人聽不到。敵人的欺騙，人們却天天都聽得到。所以相當多人暫時受誤導、被迷惑，這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抵制“新加坡國會”整個結果是這樣的：我們社陣的組織鬆懈了；思想不能一致；人手缺乏；財政困難；今天不能進行群眾鬥爭；《陣綫報》

版位日益減少；幼兒班面臨新鎮壓；我黨在群眾中，很大程度上被孤立；目前我黨已由一個群眾組織變成一個宗派主義的組織；整個黨正在逐步瓦解中。

在當前不能夠進行群眾鬥爭、在黨逐步在群眾中被孤立的情況下，到底我們能夠做些什麼呢？我建議同志們回去動動腦筋，想想問題，提出建議以協助黨克服困難。我們的群眾鬥爭，不能機械化的空喊口號，而必須採用靈活辦法來適應今天不同的情況，應該找出辦法以加強黨內的團結，黨與群眾的聯系，黨在群眾中的影響，促進馬來亞人民的反帝鬥爭。

大選問題

在這里，我想談幾句關於大選的問題。

所謂新加坡大選本來應該在1973年舉行，但可能提早舉行，因為在英軍減少開支情況下，新加坡將面對着更大經濟和失業困難，人民對李光耀走狗集團越來越不滿，很多人都在議論着大選的問題。我估計大選可能在來年初舉行。目前，行動黨的大小頭目，“部長”、“議員”、李光耀本身，都已經到處進行競選宣傳工作。趁所謂“國慶”，所有“議員”訪問選區，李光耀到處找機會講話。現在又什麼“要求僱主給僱員更多花紅”，什麼“讚揚人民的紀律性”，什麼“要建小販攤”等等，都是它們企圖討好被迫害工人、小販和各階層人民的競選伎倆。

最近，幾乎所有碰到我的人都在問：這次社陣是不是準備參加競選？我總是說：競選是騙人的。看起來很難參加，我們抵制“新加坡國會”的決定還未改換。

將要來臨的所謂“大選”是個現實的問題，我們必要面對的。但我發覺很多同志總是避而不談，好像擔心談起這個問題將被人指為右傾機會主義者似的，好像以為參加競選者就一定是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樣子！這便是我黨幾年來反右鬥爭和極端左傾思想的結果。我認為做為一個政黨，我們不應該迴避問題，反而應該面對這個問題，討論這個問題，主張要參加競選或不要參加競選，是我們黨要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

最近我參加在星大舉行的一個座談會，題目是“反對黨的展望”。在座談會里，我的談話內容大致如下：在今天的具體情況下，在反動派繼續用“公安法令”逮捕反帝愛國志士、繼續製造白色恐怖威脅人民、繼續鎮壓有相當力量的反對黨、拒絕釋放政治被扣者的情形下，一個真正代表人民的“國會反對黨”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至于“國民陣綫”和“人民陣綫”，因為行動黨希望它們在“新加坡國會”扮演效忠反對黨的角色，所以“國民陣綫”和“人民陣綫”不會遭到像我黨那樣的被鎮壓，它們的所謂“國會反對黨的前途”當然會比社陣好。

後來一位聽眾問我：「社陣要不要參加來屆的大選？」我答說：「社陣抵制“新加坡國會”，是我黨的決定，這決定至今還沒改換，今後要不要參加大選，必須由黨做決定，我只是黨主席，是代表黨的發言人，只能談黨到現在為止所決定了的政策」。因為我這個回答，所以報章，尤其是英文報在好幾篇評論里，都估計社陣將會參加來屆的大選。他們的邏輯和推論是：「過去李紹祖談到競選問題時，總是激烈地反對選舉，大力主張群眾鬥爭。然而這次他的答案卻沒有這樣說。今天北京“大哥”既然軟化了，所以“小弟”也只好跟着走了。當然，這是報章評論員自己的推論。其實在較早的講話里，我都已經以社陣為具體例子，指出所謂“議會民主”的虛假欺騙性。後來中文報章也登載我的談話。從這一切，可以看出：外界人士很關注社陣是否要參加將來大選問題。傀儡集團頭目之一的拉惹勒南最近也談及社陣參加大選的問題。」

我們社陣要不要參加競選呢？這個問題，大家應該去討論，不應迴避這問題。要做這個決定，就須要提出兩個問題。第一、適應今天的具體局勢，尤其是星島局勢的是什麼？我們是不是需要參加大選？第二、基于黨目前的具體情況，我們是不是需要參加大選？我不想在這裡表示我個人的意見，我只希望大家討論這問題。我們不應該以為討論或參加所謂“議會選舉”就是右傾，就是修正主義，這是不正確的觀點。有些同志以為：因為沒有民主，所以在原則上就不能參加議會選舉。這也是不正確的。

列寧導師清楚的說明這一點。他認為在還沒有打倒敵人之前，參加任何反動的國會及其他議會選舉是有必要的。要不要參加議會選舉，主要決定性的因素，不是民主不民主。總的說來參加或不參加議會選舉是一個策略問題，須視具體情況而定。

參加或抵制“議會選舉”有其有利和不利兩方面。所以，決定是否要參加大選就要給以下幾個問題正確的答案。這些問題是：參加大選，對我們有利還是不利？參加大選，有沒有違背原則？會不會加強人民對“議會”的幻想？或製造新的議會迷？會不會促進鬥爭？是不是社陣今天可跑的唯一道路？……等等。

㊦ 總結 ㊦

現在讓我簡單地總結：

(一) 我們黨正面臨大危機，在思想上，組織上，財政上，幼兒班問題上，黨報售量問題上等等。

(二) 今天，我們黨可以說有政策，也可以說沒有政策，因為黨代表大會通過的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政策和群眾鬥爭都不能推行。我們人手缺乏，整個黨處於癱瘓狀態。

(三) 造成我黨今天癱瘓狀況的主要因素是什麼

呢？各支部各有不同的因素。總的說來，敵人對我們黨（其他左翼團體亦然）的長期鎮壓，挑撥離間，顛覆破壞，白色恐怖是造成我黨人手奇缺的主要因素之一。

黨的關門主義政策也促成黨不够吸收新血，幾乎沒有接班人。

(四) 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幼稚“左”傾思想革命性非常濃厚，這是造成我黨今天思想不一致，組織癱瘓另一主要因素。這“左”傾思想也造成一些人無理反對黨第三屆代表大會通過的，正確的，符合我黨的黨章、綱領，歷來政策的，並適應當前馬來亞被分割成兩段的具體需要的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政策，進一步的加深黨的困難。

“左”傾人士否定了社陣作為一個反帝群眾組織的角色和任務，錯誤的把社陣看成共產黨似的。

黨不能推行一個大家同意的政策也是造成部份同志們失去信心的一個因素。

㊦ 解決黨目前困難的方案 ㊦

(一) 維持現狀，硬硬頂下去。這條路行不通，因為這必然造成我黨慢慢的局部的瓦解。這條路是對反動派有利，對我黨和左翼運動有損害，故這不是我們真正可跑的一條路。

(二) 自我解散黨，有其有利和不利點。但很多同志不同意。

(三) 如果不要解散，問題是，大家是否認真的要維持我們黨——社陣？如果是認真的要維持黨的話，我們就得努力找出振作我黨的方案。除了反動派對我黨的鎮壓以外，造成我黨今天癱瘓狀態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我們黨內的極端“左”傾思想、無政府狀態、小資產階級革命性、大談武裝而沒有行動，或藉口應該武裝而溜之大吉。這說明“左”傾的人，其實是右傾，是形“左”實右。因此，我們必須大力剷除“左”傾思想和言論，解決黨內的思想團結，腳踏實地的，按照我們黨作為一個反帝群眾組織，今天所扮演的角色和任務，推行具體的、現實的政策工作。

(四) 黨中央認為“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是正確的，因為這政策是適應馬來亞（包括星島）目前局勢的需要，因為重歸統一是符合我黨的綱領、黨章、歷來的原則和政策，符合正確的大方向。我們可以按照具體情況，有伸縮性地進行我們的宣傳和鬥爭，從而促進我們的反帝鬥爭，促進我們馬來亞人民的團結和解放事業。

(五) 如果我們黨內的思想可以團結一致，我們還須整頓組織，吸收新血進黨工作，以解決人手奇缺的困難。

㊦ 結語 ㊦

目前我黨的困難，也可以說是來自兩方面——客觀的和主觀的。客觀的就是敵人所要的迫遷，和週期性的野蠻鎮壓。主觀的是我們自己思想的不一致。客觀的困難有時不是這麼容易克服的。但是，主觀的困難，應該比較容易克服。

如果能夠團結，可以看到我們的成績和力量，看到敵人重重矛盾的窘境，大家就會有新的信心來克服一切新局面的困難。在新的情況下，我黨將進一步的發揮其作為一個反帝群眾組織的作用，給馬來亞民族解放以更大的貢獻，促使馬來亞人民最後勝利更快的來臨。否則社陣必然遲早自我瓦解！

黨主席回答同志們的提問

〔按語〕：在茅籠士乃支部主講後，同志們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以下就是李紹祖同志對一些有關黨的問題的回答。

（一）問：請問黨主席：你個人以為，我們是否可以參加這屆大選？

答：我個人以為：在今天的具體情況下（敵人鎮壓，白色恐怖濃厚，群眾鬥爭不能舉行，我黨處於癱瘓狀態，很大程度上被孤立），我們應該改換鬥爭方式，適應局勢的改變，以繼續活動下去。即使是比較次要的活動，如果可以用來暴露敵人，宣傳、教育群眾的話，我們就應該考慮應用。至于是否可以參加大選，我認為有一個大障礙，就是馬來亞概念。如果我們參加“新加坡大選”，我們就違背了馬來亞概念的原則。我認為參加大選可能會幫助解決我們黨的一些困難。但是，目前看不出怎能違背我們的原則辦事。

一些人以民主不民主作為參加不參加“議會選舉”的原則。這不付合道理、是錯誤的。

（二）問：目前左翼士氣低落，是不是由策略（掩蔽精幹）問題引起的？

答：掩蔽精幹的問題，在第一次中支聯席會議上已經討論過。如果是真正的掩蔽精幹，我們百份之百支持，完全同意。但事實上，很多談掩蔽精幹的人，總是找藉口離開隊伍而已。他們不是真正去掩蔽精幹，他們是以這個藉口來掩蓋他們早就不願留在隊伍里的本意。有些同志却受到“左”傾思想所影響，唱同樣的調子，跟着離開隊伍。結合起來就造成一些支部人手缺乏的主要原因。人手不夠，必然會跟着影響幹部的工作情緒和士氣。總的說來我不相信“掩蔽精幹”是真正的策略。如果說是“策略”的話，那種溜走的“策略”，也可能是敵人搞分裂破壞的“策略”。

（三）問：今天在黨內外所聽到的一些幹部在不同

意黨中央所提出的“重歸統一”問題之下，主席却一直強調必須先同意“重歸統一”的政策才能整頓黨，主席的辦法行得通嗎？

答：如果很多幹部繼續反對馬來亞重歸統一，當然整頓黨是沒有意思的。

不同意“重歸統一”的同志，究竟有多少，我們不知道。不過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是黨一路來的立場、政策和綱領。同志們有什麼理由反對？反對“重歸統一”的人，難道不知道，他們實在是支持偽“新加坡共和國”和其假“獨立”嗎？他們怎麼會看不見這個事實？我們黨從一九六一年成立以來，一路來都跟着這個政策。我們的黨章和綱領，都是強調這個重歸統一政策，雖然字眼是不同。不同意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意味着反對社陣的整個基本立場和政策。這倒是真正行不通的。國家統一的原則是不能反對的。越南人民也是爭取國家重歸統一。朝鮮人民也是爭取國家重歸統一。中國人民也是爭取國家的重歸統一，整個台灣問題就是中國國家重歸統一問題。從這里同志們應該看出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重要性！

（四）問：“統一”問題至今未被大部份同志所接受，中央究竟有何打算？

答：因為同志不同意中央的意見，所以我們也就無法推行黨代表大會已經擬定下來的政策。那些反對“統一”的人，只曉得反對，却不能提出任何具體政策，來代替重歸統一。有提出的是一些零碎建議，歸根到底還是脫不離“重歸統一”的。不論什麼問題，軍備也好，制水也好，“工作准証”也好，長堤也好，失業問題也好，總不能脫離馬來亞重歸統一的。

某些人提出代替“重歸統一”的建議，就是“號召武裝鬥爭，鄉村包圍城市”。請問在社陣的具體情況下，他們可以做得來嗎？如果說是可以的話，為什麼他們不去做？那些大談武裝鬥爭的人，今天溜到那里去了？害怕敵人還是所謂“掩蔽精幹”？他們是講真誠老實的話，還是挑撥離間呢？還是有別的意圖呢？

中央打算繼續討論，爭取黨內思想團結一致。這意味着大家要誠意的擺事實講道理。沒有這個基本態度，我黨就不可能有思想團結。

（五）問：爭取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與爭取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有什麼不同，要怎樣解釋？

答：我認為是一樣吧！字眼是有所不同，但內容應該是一樣。其實兩者是一致的。

（六）問：我們爭取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是必須在打倒反動政權之後才完全做得

到的。在反動政權未被打倒之前，那里有可能爭取到重歸統一呢？如果不以“統一”為政策，只宣傳馬來亞概念行嗎？我以為宣傳馬來亞概念和爭取重歸統一是不同的，因為一個是宣傳，意味着是在打倒反動政權之前的工作，一個是必須打倒了反動政權之後才能夠做到的。你以為對嗎？

答：當然要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一定要在敵人被打倒之後才能達到的。在反動政權未被打倒之前，馬來亞重歸統一也是可能的。雖然我們是爭取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為目標，然而作為一個群眾組織，我們有伸縮性的。我們現實的知道，可能我們力量還不夠大，還不能打倒敵人。不過，儘管是敵人統治下的統一，我們還認為這會比在敵人（即拉扎克和李光耀）統治下，我國被分割成兩個偽“國家”的情況好得多。

宣傳馬來亞概念是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一個步驟，的一個部份。不管政權在人民手中或反動派手中，宣傳馬來亞概念也是重要的。今天馬來亞民族意識還沒有廣泛的樹立起來。在打倒反動政權之前，這種宣傳工作是必要的（以反抗反動派的“馬來西亞意識”和“新加坡國家意識”）。但在一個新建立起來的人民當家作主的馬來亞也是須要的。這種宣傳工作是長期性的。

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當然意味着要廣泛宣傳馬來亞概念。這是一個團結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因素。越南人民進行民族解放鬥爭，特別強調越南南方和北方的統一，也是基于這樣的道理的。

（七）問：既然我黨是一個左翼政黨，我黨的鬥爭目標跟馬來亞共產黨目標是一致的，那麼馬來亞共產黨以武裝鬥爭解放了馬來亞（當然也包括新加坡），那不是統一了嗎？為什麼目前在還未解放，就強調“統一”，到底對革命有何作用？

答：這位提問題的同志忘記了：爭取民族解放鬥爭有各種各樣的方式，有武裝的，也有政治的。當然，武裝鬥爭是最高形式的鬥爭。假如一些人目前不能夠進行武裝鬥爭，難道他們現在就不應該進行其他形式鬥爭了嗎？

武裝鬥爭是需要政治鬥爭配合的。武裝鬥爭勝利統一馬來亞不等同于人民就馬上有馬來亞民族意識。這馬來亞概念意識還須要一段時間才能廣泛樹立起來的。更重要的就是：武裝革命的勝利是須要馬來亞廣大人民團結起來一同打倒反動派的。怎樣組織、動員、團結群眾起來打倒反動派呢？鼓勵人民起來，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步驟。這個鬥爭是樹立和鞏固人民腦海里的馬來亞民族意識，加強人民團結的因素，以致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所以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對革命

的作用是很大的。反之，如果我們在敵人一天天的灌輸“馬來西亞意識”和“新加坡國家意識”給人民的情況下，不採取行動來反抗敵人的分而治之陰謀，我們怎會對革命有所貢獻呢？如果我們坐視等着革命勝利才“統一”，我們已經辜負了歷史委托給我們的光榮任務了。

總之，我們爭取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鬥爭是個極重要的政治鬥爭。在民族解放鬥爭里，如果政治鬥爭不進行或進行不徹底，就不能早日勝利的。